

新詩年選
北社編

一九一九年



卜生

送報

(星期日第二十號)

(一) (十月二十日)

第一次送報，便遇着整天的雨。

我心頭卻是無限的喜歡，覺得這是我第一次
實行勞工主義。

記得送到某官廳，那官廳的收發攔出居高臨
下的樣子；

記得送到某公館，那公館的主人做出責問僕人的口氣，——

一處怪昨天怎麼不送來，一處怪今天送來太遲了。

我心頭仍是無限的喜歡，覺得今天才端詳了現社會待遇勞工的形相。

（附註）十五號的星期日因爲增刊教育號遲送一天，各報先有啓事。

（一一）（十月二十六）

今天早起，依舊服着學生裝，攜着我最愛
的星期日，

抖擻精神出了街。

很可愛，東方的太陽剛剛上來，稀寥寥的星兒還在那碧油油的天裏。

更可愛，賣花的朋友早也提起花籃，游行街上。

這樣的新空氣裏，怎當他更加上那種清香。那自由的飛鳥啊，住在這新鮮愉快的清晨，叫他怎麼不高聲歌唱？

這正是我最優厚的報酬，也是我最難忘的時候。

編者案：這首詩原是三章，只取得前兩章。

新年詩新

~~~~~

~~~~~

2

五

遊京都圓山公園

(覺悟第二期)

滿園櫻花燦爛；

燈光四照；

人聲嘈雜。

小池邊楊柳依依，

孤單單的站着一個女子。

櫻花楊柳，那個可愛？

冷清清的不言不語，
可沒有人來問他。

(四月五日)

粟如評：作者似乎是個女詩人。
心女士的小說，句句有個我在。這首
詩裏深涵着自然幽雅的女性美。即使
作者是個男子，也無愧乎詩人的本色。
詩世界的司命本是女神呵。



五



一個可憐的朋友

(覺悟第一期)

朦朧的月照着；

幾棵枯樹伴着；

冷颼颼的北風，呼呼的吹着；

可憐的朋友街頭站着。

他，大膽披着，

兩手袖着，

衛生棍兒挾着；

朦朦的月光將他黑胖的臉兒映着。

呀！你冷了麼？

你凍了邪？

你靜靜的站在冷清清的夜裏爲什麼事呢？

勤苦的國民！

可憐的朋友！

去罷！家去罷！

看！我去了！

朦朧的月照着；
幾棵枯樹伴着；
冷颼颼的北風呼呼的吹着；
可憐的朋友街頭站着。

（十二月八日）

新年詩選



大白

應酬

(星期評論第七號)

下面的話，是在澡堂子裏，聽見兩位口操北音的弟兄們講的；我聽了，覺得有一種說不出的感想，就略略整理了一下子，寫了出來。

(一)

你要是不來，怎麼對得起朋友？
你要是來了，我得給你花錢打酒。

什麼講究？

這是咱們的應酬！

(二)

你來了！

你喝醉了！

你又發你的酒風了！

我們的腰包可空了！

(三)

我說，『我上你的當！』

你也說，『我上你的當！』

到底是誰給誰的當上？

溟洽評：費力往往不討好。這首詩
的好處端在不着力。不着力或者倒是
真着力。

■ 今 是

月夜

(星期日第廿二號)

舉首前望，
山遙路遠。
就在這裏看，
又在這裏想。
我望得見明月啊，
明月看得見我麼？

你是明月嗎？

是他啊！

他怎麼不見啊？

莫是愁雲把他遮了？

看啊！看啊！他來了！他見着我了！

來了！來了！他不是在那裏笑嗎？

你爲什麼笑啊？

是痛苦嗎是快樂？

是奮鬥嗎是犧牲？

是博愛嗎是自由？

到底是什麼？